

文學名家傳記叢書

元稹評傳

劉維崇 著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文學名家傳記叢書

元稹評傳

劉維崇 著



國立編譯館
黎明

主編
司印行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818. (66-31)

元稹評傳

維

崇

著者：劉維
主編者：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者：臺北市基隆路四段一四六號
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十九號
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
高雄市五福四路九五號

郵政劃撥
印者：永裕印
地址：臺北市武昌街一六八號
定價：新臺幣六十元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如有缺頁倒裝請寄回換書▲

自序

詩是文學的昇華，是智慧的結晶。它能啓迪人類的良知、陶鑄聖潔的情操。我中華民族立國數千年來，曾有不少偉大詩人，寫下許多永垂不朽的詩篇。這些詩篇，有的指引人類的進步，有的歌頌宇宙的美好，有的闡揚聖賢的至德，有的批評社會的醜惡。這些詩篇，是我中華民族文化史上無價的珍寶，我們必須發揚光大。但是要研究他們的作品，必先明瞭他們的生活遭遇、時代背景、家庭情況及思想行徑，否則對他的作品，就不能有深刻的體會。所以孟子說：「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孟子這話，確實很有道理。如果談曹植的贈白馬王彪詩，而不知道他在黃初以後，處境的困窘，就不會深入地瞭解詩中的怨怒。如果談李後主的望江南及浪淘沙令，而不知道他在開寶八年亡國，成階下囚，就不會深入地領悟詞中的哀思，這是必然的道理。

筆者有鑑及此，乃在十多年前，便有一個構想：選我歷代的詩詞名家，作深入的、有系統的探討

和研究。然後依每人的生平、家世、交遊、生活、思想及詩文的品評等，作詳細的撰述。以作者的作品，及當代史籍爲依據，不任意渲染，不妄加臆度，事事求真，字字求實，務期有學術價值，以貢獻於愛好詩詞的朋友。於是乃遴選：屈原、李白、杜甫、王維、白居易、陸游、曹植、陶淵明、駱賓王、元稹、李商隱、李後主、蘇軾等人，爲研究對象。經十數年之努力，前者六人，已於數年前先後結稿付梓。後者七人，近亦定稿殺青，每書約二十萬字，命名爲：曹植評傳、陶淵明評傳……。

今蒙國立編譯館將此七書納入文學名家傳記叢書，更蒙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承印出版，特此深致謝忱。此後筆者自應一本初衷，繼續研究黃庭堅、李清照、辛棄疾等人，以期對復興中華文化略盡綿薄。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雪濤劉維崇識

目次

第一章 生平	一
第一節 少年時代	一
第二節 試判拔萃	一八
第三節 奉使東川	二七
第四節 分臺東府	三一
第五節 貶官江陵	三五
第六節 司馬通州	五〇
第七節 爲相三月	六二
第八節 浙東觀察	七三
第二章 家世	八一
第一節 昭成皇帝	八一

第二節	隋尙書巖	八五
第三節	父母兄弟	八九
第四節	妻子兒女	九七
第五節	崔氏鶯鶯	一一三
第三章	交遊	一三五
第一節	白居易	一三五
第二節	楊巨源	一五二
第三節	李建	一五五
第四節	李紳	一五九
第五節	竇鞏	一六三
第六節	崔韶	一六八
第七節	盧經濟	一七〇
第八節	薛濤	一七二
第四章	思想	一七七
第一節	出自儒家	一七七
第二節	重視功名	一八一

第三節	生活浪漫	一八四
第五章	作品	二〇五
第一節	詩文總論	二〇五
第二節	詩的主旨	二一七
第三節	詩的特色	二三二

元稹評傳

第一章 生平

第一節 少年時代

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內（今山西永濟）人，生於唐代宗大曆十四年（西元七七九）。元氏是書香門第，世代做官。他的祖父排公，曾官南頓縣丞。父親寬公，歷任比部郎中及舒王府長史。元稹小時候，命運乖戾，八歲喪父，母親鄭太夫人，撫養他，教導他。當時生活非常艱難，孤苦無依，不得已乃到鳳翔跟著舅父過活。元稹在告贈皇考皇妣文中說：「惟積泊稹，幼遭閔凶。積未成童，稹生八歲。蒙駭孩稚，昧然無識。遺有清白，業無樵蘇。先夫人備極勞苦，躬親養育。截長補敗，以禦寒凍。質價市米，以給脯旦。依倚舅族，分張外姻。」這種貧苦的情形，深深的烙印在元稹的心靈上，所以後來他時常在詩文裏追憶，例如：

「臣八歲喪父，家貧無業。母兄乞丐，以供資養。衣不布體，食不充腸。」——同州刺史謝

上表。

「吾家世儉貧，先人遺訓，常恐置產怠子孫，故家無樵蘇之地。」——誨侄等書。

「況臣九歲學詩，少經貧賤。」——進詩狀。

當時元稹的家庭生活如此艱苦，怎會有錢供他讀書呢？所幸他的母親，是名門之女，頗識詩書，乃親自教他讀書。白居易在祭陽鄭氏墓誌銘中說：「天下有五甲族，祭陽鄭氏居其一。鄭之勳德官爵，有國史在。鄭之源派婚媾，有家牒在。」又說：「夫人爲母時，府君既歿，積與稹方齟齬。家貧，無師以受業，夫人親執詩書，誨而不倦。四、五年間，二子皆以通經入仕。」元稹自己也說：「幼學之年，不蒙師訓。因感隣里兒稚有父兄，爲開學校，涕咽發憤，願知詩書，慈母哀臣，親爲教授，年十有五，得明經出身」（同州刺史謝上表）。

和元稹同時住在鳳翔舅父家的，還有姨兄胡靈之、吳士矩（名端）、吳士則等，每天一同飲酒、賦詩、玩耍、賭博，十分愜意。例如他說：

「九歲解賦詩，飲酒至斗餘乃醉。時方依倚舅族，舅憐不以禮數檢，故得與姨兄胡靈之之輩十數人，爲晝夜遊。」——答姨兄胡靈之見寄五十韻序。

「憶昔鳳翔城，韶年是事榮。理家煩伯舅，相宅盡吾兄。詩律蒙蒙授，朋游忝自迎。」——答姨兄胡靈之見寄五十韻。

「十歲荒狂任博徒，揆莎五木擲梟廬。野詩良輔偏憐假，長借金鞍逐酒胡。」——酬孝甫見贈十首。

「昔在鳳翔日，十歲卽相識。未有好文章，逢人賞顏色。可憐何郎面（靈之小字何郎），二十才冠飾。短髮予近梳，羅衫紫蟬翼。伯舅各驕縱，仁兄未摧抑。事業若盃盤，詩書甚微纒。」——寄吳士矩端公五十韻。

「憶昔分襟童子郎，白頭拋擲又他鄉。三千里外巴南恨，二十年前城裏狂。寧氏舅甥俱寂寞，荀家兄弟半淪亡。淚因生別兼懷舊，迴首江山欲萬行。」——贈吳渠州從姨兄士則。

元稹天資敏慧，又因早年喪父，所以深得舅父愛憐，很是驕縱。並且元稹個人，又性行高邁，當時他雖然才是十來歲的孩子，但已卓爾不羣。他在酬獨孤二十六送歸通州詩中說：「十歲慕個儻，愛白不愛昏。寧愛寒切烈，不愛暘溫嗽。」一個思想不平凡的人，他的行爲就狂放，不拘禮法。所以他說：「十歲荒狂任博徒，揆莎五木擲梟廬。」他既然荒狂縱性，又加環境的誘惑，於是狂飲、任俠、與妓女歌唱跳舞。他在答姨兄胡靈之見寄五十韻中說：「題頭筠管縵，教射角弓駢。矮馬馳鬚韁，聲牛獸面纓。對談依趑趄，送客步盈盈。米碗諸賢讓，蠡杯大戶傾。一船席外語，三榼拍心精。傳盞加分數，橫波擲目成。華奴歌淅淅，媚子舞卿卿。闔設狂爲好，誰憂飲敗名。屠過隱朱亥，樓夢古秦嬴。」華奴及媚子都是當時的歌妓，華奴善歌「淅淅鹽」，媚子善舞。鳳翔的北城有弄玉樓，是秦時

遺留下來的古蹟，元稹和他的姨兄胡靈之等，經常到弄玉樓狂歌縱酒，他們以隱於市井的狗屠朱亥相比，可見他們的高傲狂放。所以他後來在寄胡靈之詩中說：「早歲顛狂伴，城中共幾年。有時潛步出，連夜小亭眠。月影侵牀上，花叢在眼前。今宵正風雨，空宅楚江邊。」元稹在這首詩中所稱「城中」，就是指鳳翔。他又在寄吳士矩端公五十韻中說：「西州戎馬地，賢豪事雄特。百萬時可贏，十千良易借。寒食桐陰下，春風柳林側。藉草送遠遊，列筵酬博塞。萎蕤雲幕翠，燦爛紅茵葩。綸纓輕似絲，香醕膩如織。將軍頻下城，佳人盡傾國。媚語嬌不聞，纖腰軟無力。歌詞妙宛轉，舞態能剗刻。箏弦玉指調，粉汗紅綃拭。予時最年少，專務酒中職。未能媿生寧，偏矜任狂直。曲庇桃根盞，橫講捎雲式。亂布鬪分朋，惟新間讒慝。耻作最先吐，羞言末朝食。醉眼漸紛紛，酒聲頻駭駭。扣節參差亂，飛觥往來織。強起相維持，釀成兩匍匐。邊霜颯然降，戰馬鳴不息。但喜秋光麗，誰憂塞雲黑。常隨獵騎走，多在豪家匿。夜飲天既明，朝歌日還昃。荒狂歲云久，名利心潛逼。時輩多得途，親朋屢相教。閑因適農野，忽復愛稼穡。平生中聖人，翻然腐腸賊。亦從酒仙去，便被書魔惑。脫跡壯士場，甘心豎儒域。矜持翠筠管，敲斷黃金勒。屢益蘭膏燈，猶研兔枝墨。崎嶇來掉蕩，矯枉事沉默。隱笑甚艱難，飲容還男賁。與吾始分散，勉我勞修飾。岐路各營營，別離長惻惻。行省二十載，萬事絲何極。」

鳳翔在陝西的西部，古時爲周王畿地。漢朝屬右扶風，三國置扶風郡，唐置鳳翔府，並以爲西京。在天寶十五年安史之亂的時候，玄宗幸蜀，後來肅宗卽位靈武，不久駐蹕鳳翔，一直到收復長

安。所以鳳翔在唐朝時代是軍政重鎮，人煙衆多，商賈繁榮。有軍政大員、有富商巨亨、有執袴子弟、有商女歌妓，在這種環境之下，一些青年自然會受到誘惑。

十幾歲的孩子，誰不喜歡玩樂？元稹當然也不例外，他在遣病詩中說：「憶作孩稚初，健羨成人列。倦學厭日長，嬉遊念佳節。」他雖然有時倦學嬉遊，但由於母親的督導教誨，成績仍然很好。他說：「稹九歲學賦詩，長者往往驚其可教。年十五、六，粗識聲病。」（敘詩寄樂天書）白居易也說：「公受天地粹靈，生而岐然，孩而嶷然。九歲能屬文，十五明經及第。」（元稹墓誌銘）你想，一個九歲的孩子，就能詩能文，已經難得，尤其沒有師友的教誨琢磨，而且家境窮苦沒有錢買書，向他人借讀，請親友講解，以致有很好的成就，更是可貴。他在誨姪等書中說：「吾幼乏岐嶷，十歲知方。嚴毅之訓不聞，師友之資盡廢。憶得初讀書時，感慈旨一言之歎，遂志於學。是時尚在鳳翔，每借書於齊倉曹家，徒步執卷，就陸姊夫師授。栖栖勤勤，其始也若此。至年十五得明經及第，因奉先人舊書，於西窗下鑽仰沈吟，僅於不窺園井矣。」陸姊夫是陸翰，靈郡（在今河南洪縣西北）人。元稹的姊姊十四歲時，與陸翰結婚，當時陸翰做夏陽（在今陝西韓城南）宰。元稹在幼年時代，雖然家境貧苦，但他「栖栖勤勤」，所以十五歲就考中明經。明經是唐朝取士的科名，這種考試，以通明經術爲主，與進士不同，進士是以詩賦爲主。唐朝取士的科目，有：秀才、明經、進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不過當時一般人最重視明經與進士。

元稹考中明經以後，次年就離開鳳翔到長安。長安有他祖先遺留下來的一所房子。那是他的六世

祖岩，作兵部員外郎時，皇帝賜給的。這所房子在靖安坊（見告贈皇祖妣文）。白居易在寄微之詩中說：「樹依興善老，草傍靖安衰。」自註：「微之宅在靖安坊，西近興善寺。」元稹也說：「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名紳）宿於予靖安里第。」靖安坊在皇城南面，有隋朝所建的樂府及崇敬尼寺。地區雖不太繁華，但也不太荒僻，當時韓愈、張籍、武元衡等都住在那裏。元稹有一首靖安窮居詩，說：「喧靜不由居遠近，大都車馬就權門。野人住處無名利，草滿空階樹滿園。」達官貴人的門前，自然是車水馬龍，元氏這所古宅，因年久失修，荒涼破落，所以他說「草滿空階」，這所房子雖然破落，但庭園很大，並且種有許多樹木，十分幽靜。他在幽棲詩中說：「野人自愛幽棲所，近對長松遠是山。盡日望雲心不繫，有時看月夜方閒。壺中天地乾坤外，夢裏身名旦暮間。遼海若思千歲鶴，且留城市會飛還。」他雖然居住京師，但宅第清幽，沒有車馬之喧。一個生長在鄉野的人，乍來到繁囂的都市，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羣，來來去去的車馬。連雲的皇宮，火紅的侯門。人人都爭名奪利，處處是恣慾縱淫。在元稹幼小的心靈，激起了憎惡的思潮，所以他自比千歲白鶴，雖暫棲城市，但終必飛返山林。他看到今日長安的繁華，不禁想起往昔的浩劫，因而作代曲江老人百韻，以敘述盛衰興亡之劇變。元稹特在題下自注：「年十六時作」。

他在這一時期，非常用功，朝夕吟詩作賦，每當他看到人民的痛苦，社會的黑暗，他就把心中的不平寫出來。有一天他看到了陳子昂的感遇詩，心有所感，而作寄思玄子詩二十首，請教他的外翁鄭雲逵，當時他的外翁做京兆尹，十分嘉許。他記述這件事情說：「有人以陳子昂感遇詩相示，吟翫激

烈，卽日爲寄思玄子詩二十首。故鄭京兆於僕爲外諸翁，深賜憐獎。因以所賦呈獻，京兆翁深相駭異。秘書少監王表在座，顧謂表曰：『使此兒五十不死，其志義何如哉！惜吾輩不見其成就。』因召諸子訓責，泣下。僕亦竊不自得，由是勇於爲文。」（敍詩寄樂天書）他這位外翁和他的父親很要好。他父親死後，就是這位外翁作的墓誌銘（見白居易在唐河南元府君夫人滎陽鄭氏墓誌銘）。他這次受到外翁的讚許，於是更加努力。當時和他經常在一起，鑽研詩文的，有姨兄胡靈之及同鄉楊巨源等。他在敍詩寄樂天書中又說：「不數年，與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爲詩。」他在這一時期的作品，不下數百篇，可惜這些詩，後來大都散佚。他和楊巨源有時一同賦詩、聯句，有時並馬郊遊賞春。例如，他說：

「舊與楊郎在帝城，搜天幹地覓詩情。曾因並句甘稱小，不爲論年便喚兄。」——和樂天贈楊秘書。

「楊子愛言詩，春天好詠時。戀花從馬滯，聯句放杯遲。日映含煙竹，風牽臥柳絲。南山更多興，須作白雲期。」——憶楊十二。

「曉入白蓮宮，琉璃花界中。開敷多喻草，凌亂被幽徑。壓砌錦地鋪，當霞日輪映。蝶舞香暫飄，蜂牽蕊難正。籠處彩雲合，露湛紅珠瑩。結葉影自交，搖風光不定。繁華有時節，安得保全盛？色見盡浮榮，希君了眞性。」——與楊十二李三入永壽寺看牡丹。

永壽寺在永樂坊，當時元稹的姨兄胡靈之寄住永壽寺裏。永壽寺是唐景龍三年，中宗爲永壽公主所建。寺塔記中載稱：「寺三門，東門吳道子畫佛，殿名會仙。」永壽寺西，有清都觀，是隋開皇七年，文帝爲道士孫昂所造，規模也很大。永樂坊與靖安坊爲隣，永樂在北，靖安在南，因此，元稹經常到永壽寺及清都觀。

他在這一時期，生活自由浪漫。有時博塞、有時醉酒、有時狂吟、有時漫舞、有時在宅第裏和朋友賞花，有時在開元觀聽僧人說法。更有時騎著毛驢遊曲江及附近名勝，例如，他說

「岐下尋時別，京師觸處行。醉眠街北廟，閑繞宅南營。柳愛凌寒軟，梅憐上番驚。觀松青黛笠，欄藥紫霞英。盡日聽僧講，通宵詠月明。」——答姨兄胡靈之見寄五十韻。

「少年閑愛春，認得春風意。未有花草時，先釀曉窗睡。霞朝澹雲色，霧景牽詩思。漸到柳枝頭，月光始明媚。長安車馬客，傾心奏權貴。晝夜塵土中，那言早春至。此時我獨遊，我遊有倫次。閑行曲江岸，便宿慈恩寺。扣林引寒龜，疏叢出幽翠。凌晨過杏園，曉露凝芳氣。初暘好明淨，嫩樹憐低庳。排房似綴珠，欲啼紅臉淚。新鸞語嬌小，淺水光流利。冷飲空腹杯，因成日高醉。酒醒聞飯鍾，隨僧受遺施。餐罷還復遊，過從上文記。行逢二日半，始足遊春騎。是時春已老，我遊亦云既。藤開九華觀，草結三條隧。新筍踴犀株，落梅翻蝶翅。名倡繡轂車，公子青絲轡。朝士遇旬休，豪家得春賜。提携好音樂，翦鑿空田地。同占杏花園，喧闐各叢萃。顧予煩寢興，復往散憔悴。倦僕色肌羸，蹇驢行跛痺。春衫未成就，冬服漸塵膩。傾蓋吟短章，書空憶